



通志堂經解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通志堂經解

16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  
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  
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  
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  
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形諸行事  
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  
心之體地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  
當註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  
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  
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  
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其發而得中也雖其  
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  
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  
也故程子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舍喜怒哀  
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  
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  
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  
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中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  
言之而以子為平常何也曰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  
可易若然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  
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久而後見  
不若謂之平常則五驗於今之無所說及異而其常  
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  
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誥  
又見形於夫雖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  
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  
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  
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  
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

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  
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過而非平常矣曰此篇  
首言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  
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  
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  
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  
也○曰張子之言如何曰其曰須向句理會使其言  
互相發明者其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  
曰呂氏為己為人之道如何曰為人者程子以為欲  
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  
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為人為及物之事而涉獵微  
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  
為人者正指此下等人爾若曰未能成己而遽欲成  
物此特可生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心猶愛  
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己之私而後學者不可  
同日語矣至其所謂喜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為之  
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充存  
養以為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焉乃似聖人強  
立此中以為大本使人以是為準而取中焉則中庸  
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有所擇取  
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中今時學者之  
病著者誠能三復而致思焉亦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曰  
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形其本皆出乎天  
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  
者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  
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其非全體  
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  
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

四端五典萬物萬彙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人在  
天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  
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  
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  
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真  
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  
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  
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  
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恭敬辭讓  
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  
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  
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  
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  
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  
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  
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獮之報本雖禽  
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  
得  
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  
在是也豈有待於人為而亦豈人之所得為哉修  
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  
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  
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  
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知者  
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  
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  
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  
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外

通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疎之殺所<sub>所</sub>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sub>別</sub>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sub>分</sub>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智之為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思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sub>去</sub>其人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sub>所</sub>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補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sub>強</sub>為之也予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始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其非因其所固有而<sub>而</sub>去<sub>去</sub>其所本無者其所以至難而從其所甚易<sub>甚</sub>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而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眾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味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曰率性修道之說不同孰為是邪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sub>發</sub>而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

指修為而言也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未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格於形體又為私意小知<sub>小</sub>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sub>中</sub>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為道則所謂道者又在修為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sub>非</sub>從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至於脩道則程子養之以福修而求復<sub>復</sub>之云却似未合于思本文之意獨其一條所謂循此修之各得其分<sub>分</sub>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為得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本文之意耳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處已失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以為率性而行雖已中節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修道而立教焉則為太繁復<sub>復</sub>而失本文之意耳改本又以時位不同為言似亦不親切也○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曰王氏之言固為多病然此所云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真以為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為王氏之失不惟似同浴而譏裸<sub>裸</sub>及<sub>及</sub>禮音亦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為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為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遁天倍<sub>倍</sub>情為非性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曰然則呂游揚後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sub>深</sub>密於游稱其頓悟溫厚謂揚不及游而亦存稱其頓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熱復其言究<sub>究</sub>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則非

後學所敢言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其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豪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其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聞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也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sub>幾</sub>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sub>充</sub>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sub>間</sub>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sub>間</sub>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昔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sub>形</sub>為子有居不主與也中庸云云禮於無聲視於無形不待其微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sub>夫</sub>既

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固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蒙蔽之開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不止於忿怒之差而已也異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去聲矣二者相須皆及斯為去聲已過人欲存天理之實華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為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為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過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為一事則其為言又何必若是之重去聲復去聲邪且此書卒章潛去聲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不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表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為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

中庸或問纂要

也是其語勢自相倡和去聲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為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談而其繁復偏滯而無所當去聲亦甚矣○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予一之何邪曰以理言之則三家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三家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指也合而言之亦何不可之有哉○曰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為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遠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去聲所謂中者而遠執之以為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若楊氏無過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住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為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去聲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過而不為道則其為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矣 曰呂氏之書今

有二本子之所謂舊本則無疑矣而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為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為非程夫子不能及也奈何曰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呂氏太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修之別本也陳公之序蓋為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去聲更其以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胡仁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更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內弟而劉李之於幾更仁仲之於師聖又皆親見而親聞之是豈曾臆私見口舌浮辨所得而奪哉若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皆去聲而去聲其部位神采初不異也豈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況改本厭前之詳而有意於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義之開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校去聲之明道平日之言平易去聲容而自然精切者又不起去聲之與美玉也於此而猶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固不問而可知矣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去聲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去聲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

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振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識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為一篇開卷之首然千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邪曰三辰失行注云三辰者日月星也大紀曰日月星辰之失行也注云三辰者日月星也山崩川竭注云山崩川竭者地之動也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殯卵殞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矣注云胎殯卵殞者人之死也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諷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

致夫中者和者乃不能以救其一二何邪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為實事可也而分中不和為焉將不又為破碎之甚邪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周子通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為天下之大本也邪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別其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曰程呂問答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為未當而非呂氏問之之害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心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為定也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併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為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為定論也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

非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以答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為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為是也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為已發何也曰眾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而非獨赤子之心為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心皆已發之一言而赤子之心為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為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水鏡之體既發則為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本真答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遠廢耳目之用哉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見天地之心為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纒思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為坤卦純陰而不為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未可也所謂無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他矣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敬何以用功之問若思慮不定之問以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也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而設旒纓注云旒纓者祭服之飾也不洗也注云不洗也也

雖曰欲其不得廣視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為真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無見聞也若曰履之有絢以為行戒也則謂之防備非以行戒為尊之有禁以為酒戒則謂之防備非以行戒為尊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若使當祭之時真為旋繞所塞遂如聾瞽則其禮容樂節皆不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知如是之過也至其答過而不留之間則又有若不相值而可疑者大抵此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間而從旁竊記非惟未了蒼者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然而猶幸其間純然無雜然尚可尋繹者以別其偽獨微言之渾濁沒者遠不復傳為可惜耳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虛空貨殖及心為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音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其不陷而入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然則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反意推求而驗自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心則是便為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邪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亂援引乖刺而不勝其可疑也程

子謙之以為不誠大本豈不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暢百其意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然于中固自若之而不怒者固同于天地則以為為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知此之形凡所云為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難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去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神至反正作孫則于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字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諡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通爾皇祖伯某父乃直以字而面命之況孔子爵不應諡而于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字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眾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惟君子為能知其在我而成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

其為非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為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

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之君子小人之趨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脉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向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為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為無所據而臆決也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發乎中原亂德之姦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能盡錄也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為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替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夫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為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替月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于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秩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下同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篇之旨矣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其門人之所記蓋

不能無差繆此與而自世效我之一條乃論語解而程子之手筆也諸家之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質蕪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徒諸蒼月之章而自省此與燕則亦足以有警矣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則其疎闊入益甚矣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幾耳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曰知此與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五言之何也曰測度待而深微揣揣摩反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此與者之過乎中也昏昧塞濛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此與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此與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汚此與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此與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此與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為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揚為優程子

以為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章矣蓋當眾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故必兼總眾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當此與然後有以知夫此與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為過不及而不可行哉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此與耳或曰二句各為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若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不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此賢也乃其所以為知此與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惟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致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為親切確實而足以見其深潛此與之意學者所宜誦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其務為過高而不顧經文義理之實也亦甚矣哉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此與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妄家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難若甚易舉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游氏以舜為絕學無為而揚氏亦謂有能

斯有為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此與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餘緒而揚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為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弟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曉也已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固有道而富貴或不能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此與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此與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不流為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不倚為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惟強者為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此與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為強也曰諸說如何曰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為矯揉之矯以南方之強為矯哉之強與顏子之強以抑而強者為子路之強與北方之強者為未然耳

或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注以素為慄此與固未安惟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為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避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領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為索顏氏又釋之以為求索隱暗之事此與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

六



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

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之道

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

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

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sub>覆</sub>而不能形載

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sub>覆</sub>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聚者

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

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sub>夫</sub>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

行至於聖人天地之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

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而道

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

能知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

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

於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

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

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

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于夫婦極其近

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

隱微之間尤見道之不可離矣知其造端乎此則其

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有乾坤而重成恒

切發詩言聞雖而戒淫泆書記整齊降禮謹大昏<sub>昏</sub>

皆此意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

以聖人為莫慮之徒既已失之又曰君子之道違諸

天故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智<sub>智</sub>諸物故聖人有

所不與<sub>與</sub>則又折其不知不能而兩之皆不可曉也

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行者為道之費聖人

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若為道之隱其於文義

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

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為隱似矣若天地有憾

為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

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

隱常然具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

得為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邪○曰然則程子所謂

為飛魚躍子思與緊為人處<sub>處</sub>與必有事焉而

分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

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為之飛而戾於天者

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

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

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

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

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

思與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其切於此也其

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

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sub>居居</sub>古且今雖未

嘗有一毫之空<sub>空</sub>解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sub>見</sub>

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

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

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sub>礙</sub>云

爾非必仰而視乎為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

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為精密然但為<sub>為</sub>學者集

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者

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

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

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然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

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

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

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

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

之遺意邪曰此但俱<sub>俱</sub>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

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之所言雖與

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

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為而必戾於天魚而必躍於

淵是君君臣臣父子于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

如釋氏之云則為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

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

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

年而語哉○曰呂氏以下如何曰呂氏分此以上論

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謝

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為魚而言

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

之實非以是為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在之

量<sub>量</sub>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

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

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

明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

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游氏之

說其不可曉者猶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為道

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為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

不可知不可能者為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

長<sub>長</sub>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

彼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

生耶適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sub>莊子徐無鬼篇</sub>

夫之山方明為的品高峻峻峻若初日其間楊氏以大而化之

滑精滑至至於其間之野七聖皆迷無所聞

非智力所及為聖人不知不能以和寒暑雨雖天地

不能易其節為道之不可能而人所以有憾於天地

則於文義既有所不通而又曰人雖有憾而道固自

若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

若從諸家以聖人不知不能為隱則其為說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試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惑而無所底止謂子思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惟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為明白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此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深論也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為以人治人為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為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為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

○曰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修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而以此父君兄之四字為絕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

故○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遠道不遠之意一子莫快一盾金終不相謀而率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為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為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為此章遠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為同也餘說雖多大槩放此推此意以細之則其為得失自可見矣遠道不遠如齊師遠殺十里之遠非背音而去之謂愚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強音為之說之過也夫齊師遠殺七里而數人不知則非昔已在殺而今始去之也蓋自自此而去以至於殺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惟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音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為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為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為猶形影者意可見矣今析為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勉為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

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為音言之而非正為忠恕發也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之語若未嘗耳呂氏改本太略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為未盡善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為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眾人之道止在眾人一身若以其所以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者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眾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其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替股履險者蓋為此也如此然後屬乎庸常之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躬躬不違為得道之意也謝氏侯氏所論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起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開闢音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音則有似於起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起耳其曰不起非若人之關於私欲而實有音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起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為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起而有似於

不怒則可若曰天地困人之不怒而實有不怒之心  
則是彼為之者既以忤心失怒而自絕於天矣為天  
地者反效其所為以自巳其於言穆之命也豈不謬  
哉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閒而忠  
怒將以至於忘已忘物則為已違道而猶未遠也是  
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旨哉揚氏又  
謂以人為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為  
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為道則遠  
人故君子不可以為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

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  
道為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為  
道者反為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既又曰  
自道言之則不可為自求仁言之則忠恕者其近焉  
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為是說以救之然終亦  
矛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蒙蓋經之  
差而已也侯氏固多疎闊其引顏子樂道之說惡  
於論語已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為若止  
謂怨已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  
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讀而

輒為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  
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  
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  
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為切至呂氏說雖  
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懇切實而有餘  
味也游氏說亦條暢而存亡得喪窮通好醜之說  
尤善但揚氏以反身而誠為不願乎外則本文之意  
初未及此而說過得禽亦非行險徼幸之謂也侯氏

所辨常總照識自得之說甚當近世佛者妄以吾

中庸或問纂笺

言傳音義若其說而指意乖刺如此類者多矣  
甚可笑也但侯氏所以自為說者却有未善者曰識  
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已  
則豈不明白其意而足以服其心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  
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  
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諸說惟  
呂氏為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  
詩之意則失之矣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室  
子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  
矣其以口鼻之嘘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  
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  
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  
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  
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  
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  
正以明此而書所謂謂祖及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  
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  
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  
屈而錯綜之而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  
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  
矣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為詳備但  
改本有所屈者不亡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  
亦有是說而程子數稱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  
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謝氏說  
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游揚之  
說皆有不可曉者惟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  
以其他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侯氏  
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神則誠也按經文

本質鬼神之神之感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  
可揜如此則是以為鬼神之神所以感者蓋以其誠  
耳非以誠自為一物而別為鬼神之神也今侯氏乃  
析鬼神與其德為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  
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  
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夫曰子之以幹事明  
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為也故鬼神  
為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為物為體則  
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  
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  
貞之幹事亦猶是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揚氏所  
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  
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  
明白也至於顏跖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  
此則與張子之說中尼爾為好學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早夭之說也其何如哉蓋曰日殺不辜斯人之罪莫大  
於此也揚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  
老聃之言以為顏子雖天而不亡者存則反為存  
而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  
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  
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  
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閒尤非所以語  
顏子也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為  
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為  
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為戒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  
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  
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  
常者何假復為異說以汨之哉

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揚氏之說於禮之節  
六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游氏引



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為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為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尊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損抑之私違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下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註明帝嘗欲於光烈皇后廟上置五廟以祀其母則明帝以禮法未定宗廟之制未定世宗皇帝元和中五月丁未則明帝始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措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下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為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於我朝下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殿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

之變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闢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其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識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註明帝嘗欲於光烈皇后廟上置五廟以祀其母則明帝以禮法未定宗廟之制未定世宗皇帝元和中五月丁未則明帝始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措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為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於我朝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殿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變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闢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其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識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

中庸或問纂笺

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遠旨特書總序以昭示永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三帝三王制作之盛故註水其事而書註其傳邪嗚呼惜哉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張琥註之議庶幾近之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或問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盧之為果贏註他無所考且於上下之義亦不甚通惟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欽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不從耳曰沈說固為善矣然夏小正月亥雉入于淮為蟄註而其傳曰鶯者蒲盧也則亦以蒲盧為變化之意而鶯未為無所據也曰此亦彼書之傳耳耳其他蓋多穿鑿不足據信疑亦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鶯為蒲盧則不應二物而一名若以蒲盧為變化則不必解為果贏矣況此等瑣碎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邪曰遠道遠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至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虧也此人之氣象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也此人之氣象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也此人之氣象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也

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遠旨特書總序以昭示永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三帝三王制作之盛故其事而書其傳邪嗚呼惜哉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張琥之議庶幾近之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或問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盧之為果贏他無所考且於上下之義亦不甚通惟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欽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不從耳曰沈說固為善矣然夏小正月亥雉入于淮為蟄而其傳曰鶯者蒲盧也則亦以蒲盧為變化之意而鶯未為無所據也曰此亦彼書之傳耳耳其他蓋多穿鑿不足據信疑亦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鶯為蒲盧則不應二物而一名若以蒲盧為變化則不必解為果贏矣況此等瑣碎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邪曰遠道遠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至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虧也此人之氣象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也此人之氣象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也此人之氣象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也

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辯雖天理斃於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異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數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困知勉行為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早矣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學而言則三知為智三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為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為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為勇又逆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為智三行為仁而三近為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曰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威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信謹邪則任賢不專御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戚色則賢者隱微使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註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譏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嫁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眾威足任使令註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註超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遂亦其

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辯雖天理斃於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異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數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困知勉行為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早矣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學而言則三知為智三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為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為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為勇又逆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為智三行為仁而三近為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曰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威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信謹邪則任賢不專御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戚色則賢者隱微使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譏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嫁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眾威足任使令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超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遂亦其

不從當故時使薄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  
 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  
 者無所容情者勉而能者勤矣為之投節以送其  
 往待以委積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  
 強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  
 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  
 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  
 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  
 以蕃方國方國指諸侯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  
 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二者而已故  
 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  
 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  
 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  
 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  
 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  
 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屬屬任任之不幸  
 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  
 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  
 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  
 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古街而商而  
 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致辟亦之後則惟康叔康叔  
 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康叔  
 致辟管叔于商左定四年左王之弟弟八周公為太叔康叔為康叔  
 司寇五年五年而年成五年成則謂康叔康叔  
 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開  
 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辛  
 而有趙高趙高米米異異度世基李林甫之徒焉趙高  
 丞相趙高李林甫之徒焉趙高  
 知深武帝時武帝王中相軍會討諸侯同謀殺之趙高  
 左僕射左僕射公使公使王王定世隆世隆帝帝朝官朝官王王定世隆世隆  
 賜公行字賜公行字賜公世隆世隆亦亦王王定世隆世隆  
 國公性陰險忌嫉國公性陰險忌嫉國公推大下推大下下  
 市權市權欺天子欺天子耳目耳目死節死節大則大則陽陽陽陽所謂偏聽生  
 姦獨任成亂姦獨任成亂姦獨能御下能御下下

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見其私亦安得而不慮耶  
 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  
 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  
 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  
 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  
 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數以敗國  
 顧猶置之顧猶置之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始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  
 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  
 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賢賢相賢相所以  
 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  
 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  
 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  
 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  
 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  
 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  
 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為無忘  
 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為舊說  
 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遠而  
 又言靈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況  
 愚所謂校節委積者長上道道人人懷方氏之官  
 掌之於經有明文耶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  
 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  
 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為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為  
 虛器正言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為若但  
 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  
 典章文物為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詰之也此其  
 不同不同但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  
 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雖亦  
 可以宛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  
 記者之誤耶然楊氏他書首尾相銜相銜決亦多有

類此者殊不可曉也○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  
 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墮矣事有實而不  
 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  
 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為言是則所  
 謂明善者也○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  
 夫誠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  
 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誠說言取容也  
 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  
 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便  
 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  
 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  
 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  
 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  
 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強為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  
 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奸奸善必  
 不能如好好色惡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為  
 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  
 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  
 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  
 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  
 心正身修也知至則及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焉  
 誠心正而身修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  
 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曰諸說如何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失惟楊  
 氏反身之說為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  
 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  
 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  
 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  
 無不誠哉況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

今乃反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曰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其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其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地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為天也沖漠無朕也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夏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變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惡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側隱之發而枝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味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家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家之不義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家之不滿此其所以不

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湮滅源不得以流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為善也誠虛矣自其人之私分觀之則其為惡也何實知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真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為不誠耳曰諸說如何曰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程子無妄之云至矣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曰呂氏之說不亦善乎曰呂氏此章最為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於平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始從事於博以為之地也

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為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若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為反之於身知其為何事何物而已也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曰何以言誠為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巳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捨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通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為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理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捨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固以其無一家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

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弊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

道行爲誠明似不親切惟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爲得其訓子好學論中語而程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張子蓋以性教分爲學之兩途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禪雖已得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

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爲說則似未得其本旨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爲言則至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實然之說也然其過於游揚則遠矣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信爲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今不得而錄也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疑者蓋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專雖若人之所爲而所以爲之者其非天地之所爲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爲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爲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之一致多或

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于矣惟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乃爲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其之省也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疎遠近淺深先後又不容於無別也當如張子之言也呂游揚說皆善而呂尤確實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身之意然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胥失之矣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惟聖人爲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程子之言大意如此但其所謂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爲說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又以形爲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爲己之所自見而無與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乎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無以易矣若張子之說以明爲兼照動爲徒義變爲通變化爲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言之失其旨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己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游氏說亦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楊氏既以光輝發外爲

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似以明爲通明之明既以鶴鳴子和爲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爲大而化之之化此其文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不可曉今固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詳也

或問至誠知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爲威儀之則者尤爲確實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爲妙哉程子用便近之論蓋因異端之說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說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爲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然非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學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亦何害其爲一哉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游揚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爲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惟程子之言爲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爲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一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若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



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在人者為實心是以為說大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呂氏所論于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于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為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楊氏說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為解蓋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類此最說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有形而有物不誠則無物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形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無而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蓋亦輟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實之理喻夫音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切矣彼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為繁雜如游揚無息不息之辯恐未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何地位然後為無息邪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二之意亦假借之類也字雖密而意則疎矣呂氏所謂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爽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日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音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非謂在己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其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顧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蓋未覺其語之更平端耳至謂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呂氏之失也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非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相者皆欲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其煩碎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張子所論逐句為義一條甚為切於文義故呂氏因之然須更以游揚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耳游氏分別至道至德為得之惟優優大哉之說為未善而以無方無體離形去智為極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為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晚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為德而欲以凝夫音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枯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為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然細分之則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向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修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或問于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邪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向及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于一者也則周之文軌既得而夏之故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軌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各官則其有度尺陶瓦后民上臣與上其與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輅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而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計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倚杖不隍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